

繁華落盡見真醇

追憶蔣孝勇

● 池蘭森

第一家族子嗣凋零

蔣孝勇說：「生命的長度在上蒼，生命的寬度在自己；我自己病了，才體念出父親病中的痛苦。」

去年台北榮民總醫院大廳裡閃放出聖誕燈的光芒時，思源樓十一樓有位來自俄國，從少婦到今天成為祖母的經國先生夫人、蔣孝勇的媽媽蔣方良女士，強忍著淚水親吻著他的第三個也將拋他而去的兒子，向上帝訴說、哀求：「這是我幼子，天啊！你也要將他奪去麼？他是我僅有的一個兒子了，往後的日子，我要如何度過！」回到家中，再也忍不住的嚎啕大哭。

蔣孝勇終於在聖誕夜的前夕、十二月廿二日晚上八時十五分伴著聖誕鈴聲走了。他是老總統第三個英年早逝的孫子，這雖是蔣家的不幸，但他還有三個兒子，其上兩代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是肯定的。

認識蔣孝勇是在我進入士林官邸，他進入陸軍官校的時候。早在他在高雄西子灣和方智怡談戀愛時，我就奉命對這位準新娘以及她的家世多作瞭解，必須在她未進蔣家大門前提供一些相關背景，層報到教育長（經國先生）面前。六十二年七月廿三日下午，士林園藝所凱歌堂，經國先生夫婦親自主持他們的婚禮，僅以酒會方式完成。媒人是孝勇的國學老師故宮博物院秦孝儀院長，秦先生受經國先生之請提著兩籃福壽山農場的桃子到方府去提親。

秦孝儀教授很受老總統蔣中正的愛重，蔣中正一直認為，他的後代應該好好學習中國固有道統文化，如陽明哲學、四書等，如此才能對治國理念一以貫之。他希望孫輩們能夠在這方面扎根，然而國事繁重，他自是不可能親授，於是在蔣孝勇十三歲時，蔣中正請總統府中文秘書秦孝儀教授來教孫子論語。

秦孝儀的鄉音很重。孝勇為此鬧了笑話

：「秦先生上課時經常講到孔子的『名』弟子，我想，怎麼老是只提孔子這些有名的弟子啊？但也不敢多問，筆記裡全記下孔子對這些『名』弟子怎麼說，或者這些『名』弟子做了些什麼。直到整個課程快結束了，我才終於懂了——秦先生講的是孔子的『門』弟子！」年紀大了之後，孝勇見到現在已是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的秦孝儀時，仍然會忘年地把這件趣事拿出來取笑一番。

老總統的侍衛官們都習慣叫孝勇「阿四」，這是他的排行，直到他長大唸大學還是這樣叫，他也樂於應答。這些侍衛官不僅是看著他長大的，還有些人背過孝勇，帶著他一塊玩，早在士林官邸服務的朱霞庭副官，在民國三十八年就會用兩隻籬筐挑著孝勇和他二哥孝武順著溪口山路挑上武嶺，那年孝勇一歲。

從小，孝勇的心思就十分細緻敏感。童年裡，有兩件事情孝勇一直留在記憶裡揮之不去。

他記得，學校大操場經常雜草叢生，老師會要求全班去割草。有次他把同學割的所有雜草集中在一塊，準備清理掉。老師卻以為這些雜草全是他割的，當著全班的面讚揚他。他覺得渾身不自在，以後再有勞動服務時，他就馬上加入割草行列，以免引起誤會。

另外一件事是發生在初中時。

孝勇和同學一起搭車到基隆和平島玩。幾個要好的同學在車內高聲談笑，車外正好有個清道夫在忙。「他以為我們笑他工作卑微，非常生氣地指著我們罵。那時我就覺得應該下車向他道歉並且解釋，但我始終沒動。後來因為車子開了，也就沒做什麼。這件事情攔在我心裡，到今天我還後悔著——為什麼沒有去向那位先生解釋一下！」孝勇說，他一向覺得，愈是做這些別人「不願意做」的人，愈值得敬佩及尊重。這也是他為什麼長大之後一直還對此事耿耿於懷的原因。

孝勇很洒脱，也愛說笑話。有次七海舊年餐會中，和曾任國安局局長的汪敬煦上將在酒酣耳熱時比賽笑話，連久見江湖的拳術師劉雲樵都笑著說：「孝勇真是天才，他能講個讓情治人員出洋相的幽默笑話，使全屋大笑，以求取勝汪上將。老將軍開心的和他各飲一大杯，來結束這餐逗笑的年夜飯。」

對病痛，孝勇的看法很爽朗，約在十年前，有天下午官邸花園魚池邊，他和陳宗雅將軍加上我站著講話，李大偉科長送來三杯

茶放在石頭上。三人坐下，他說：有位才三十多歲朋友檢查出有癌細胞，這朋友弄清楚自己病況，心情先是憂鬱，而後稍微開朗，最後決定週遊世界，頗有將要告別人間之意，吃愛吃的，玩愛玩的，調整了生活，配合醫藥，六個月後，再進醫院檢查，居然健康如常人，連醫生都不敢相信。料不到講這故事的人今天竟成為故事的主角，可是並不幸運，孝勇雖也是個隨和的人，畢竟他是人，而且獨自承擔了無情的打擊和變遷的壓力，病怎能不重下去。

生命寬度自己掌握

孝勇主導中興公司時，聽說花蓮的慈濟功德會為慈濟醫院的冷氣機尚差數百萬元無法付出，他暗自告訴承辦人員，這筆錢算我們中興捐獻了，你可以在我個人應得的薪資裡分期扣還歸帳。證嚴上人得知後親自到公司向他道謝，又送來一個花蓮石的如意做紀念。

他近年來在沉潛中頗有所悟，也有所取捨，書房中有幅江兆申寫自毛詩小雅谷風「將恐將懼實予于懷，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表露思親之情。近代人物中除了他的祖父、父親外，也很敬佩張學良先生，對張之風骨、民族大義、國家大忠令他景仰，這是六十年前西安事變時連神仙都猜不到蔣張兩家會相和的事。

他安息禮拜的日子訂在八十六年一月十

二日，而次日（十三日）又是經國先生去世九週年紀念日，這連接的不幸對蔣家來說也該有個否極泰來的時光。當年孝勇常在深夜十二時後跪著爬行在他父親靈堂裡，繞著牆角拾撿清理每片掉落的花葉。慈湖頭寮安葬經國先生的墓穴才完工，他又爬行進入擦拭墓壁安放封穴用的藥材，這是他最後為他父親所盡的孝心了。

當知道自己病情不輕，曾找來親近的朋友隱約的談道：「我看得很開，也能夠接受命運，惟一放心不下的不是妻兒，而是我這八十多歲多病的母親，老人家怎麼受得了在八年裡失去了在俄國冰天雪地以柴房為家，做工維生相依為命的丈夫，和都在中年而去的孝文、孝武和我這三個孩子。」輕啣的感嘆一聲說：「生命的長度在上蒼，生命的寬度在自己。」他不禁歎歎：為我的父親，現在我能說什麼？為我的母親，我又能做什麼？

也算冥冥中有這個機緣，八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和七海已退休的同事劉子良、許長勝、姜連興、卓士旺、張嗣仁、吳永梓等七人約好下午三時在思源樓會集，到十一樓病房看他。後來的蔣志大、楊美忠、申海榮沒趕上，由方智怡出來接待並引導進入病房，適巧孝勇睡醒，精神很好，大家講幾句祝福話，友柏、友常分立床邊，妻子拿著玻璃杯不時用吸管送到他口中，他倚臥在床上斷續稍作停頓的說：「現在自己生病了，才體

念出父親生病的痛苦。任何現象都是一時的，唯有國家才是永久的。大家要團結。去年在大直碧海山莊，你們為我母親祝壽餐會，有人說是兵變。」這時他左眼角有點淚珠，他的妻子用面紙輕輕為他擦拭，他還表示出剛強又不高興的樣子，轉過臉看了方智怡一眼。好像在說蔣孝勇只能被毀掉，不能被打倒。

「兵變」這句話是出自媒體誤報，事情是這樣的：去年農曆正月初一清早，七海退伍同仁去向經國先生夫人拜年出來，到庭院遇到孝勇夫婦抱著幼子和彭芳谷院長，相互拜年並照了合影，有人提議教育長夫人生日時大家再來拜壽。到五月十三日相約在碧海山莊餐會，行完祝壽禮，方智怡在掌聲下又單獨唱支英文歌，孝勇非常高興，親自用盤子捧著一杯紹興酒，以半跪的求婚樣子慰勞他太太，方智怡笑著一飲乾杯，未久餐畢盡歡而散，這簡單的生日會，被誤傳為有策動「兵變」之嫌。我也參與了這餐會，並和他夫婦同席，看過新聞報導除了一笑外，也覺得好像和封神榜的姜子牙一樣，有呼風喚雨、撒豆成兵的能耐，未久謠言過去了。那時蔣孝勇的心裡雖已病重，仍未忘記對他熱愛三民主義、盡忠中華民國的傷害，他也未作任何辯白。最後這幾年，卻又代替他的祖父、父親承受多少看不見的椎心泣血的鞭子，背上兩代留下的十字架。

當孝勇談到祖父對於父親的教導方式，孝勇認為最重要的應是在於磨練，出生入死的磨練。「記得很清楚，父親一再跟我講，在民國三十八年動亂的時候，他常常有很多任務出動，他的領子裡面就有一顆氯化鉀，咬一口就會死掉的。他就是抱著必死之心去出任務；親身的體驗是滿重要的一件事情，置之死地而後生。」

英年驟逝空留遺憾

聽說他曾盼望在大去時遇上個雷雨閃電的夜晚，隨著交加的風雨悲吼而走。那天到響起了聖誕歌聲，「至高之處榮耀歸予上帝，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悅的人」在上天面前五蘊皆空。有人說：蔣家可媲美宋代楊家將，雖然滿門忠烈，也是多所寡居，這代價太沉重了。

八十五年十二月廿五日下午設在榮總介壽堂孝勇的靈堂裡，進來一位蹣跚而行的老太太，行過禮後坐在牆邊椅上，以巾拭淚，我趨前問道：是否蔣家親戚，答以「不是，我是校長。」再問，孝勇是不是她的學生，老人回以「也不是」，那為何這大年紀還要起來為這子姪輩的人行禮流淚，她說：「孝勇是個好人，好人不長壽，壞人活千年啊。」這位老太太就是士林中學年高八十七歲的邵夢蘭校長。

廿七日凌晨，幾位七海退伍的友人在天母蔣家守靈，一柱清香伴著滿屋淒涼，方智怡憂傷的訴說她丈夫往事：

「孝勇臨走告訴我許多事情，要我堅強的活下去，他也有許多願望希望我能幫他繼續完成，我祈禱上帝給我智慧，在孝勇在天之靈指引下做好他要我為他做的事情。當為者，必為之的叮嚀，這靈堂牆壁上的黑煙，他生前捨不得擦掉，因為那是為我公公設靈堂燒香留下的紀念，已八年了。今天我在這屋子裡帶著三個孩子，為他守靈，真的萬想不到。這幾天雖然也有些相關單位來說，要協助我們家屬，我在思考蔣家的情景和這幾年的處境，都對他們婉謝了。我一再向我先生默禱，我該怎麼辦，可是最後我做這個決定，應該不完全是我個人的意思，我想孝勇的靈魂，會對我這個決定滿意的。因為這也是他的意思，友柏上午很傷心的寫了篇懷念爸爸的紀念文給我看，我告訴友柏，文字不管好不好，只要你心中有爸爸，而爸爸活在你心裡就好。不要忘記你的曾祖父、祖父、父親對國家民族的忠心。不管是高官厚祿，甚至貧無立椎，對國家都不可變節，要有品格，你已廿歲了，要站得住，你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國民，也要做個明廉知恥的蔣家子孫。前時你也聽到你爸和幾位伯叔在病房講過：『現象是一時的，國家是永久的。』池主任跟孝勇也很熟，他生前也有意思想請你或其他朋友為他寫點紀念文章。謝謝你們幾位來為孝勇守靈，各位都是我祖父、公公的部屬和孝勇的好朋友，我們蔣家心存感激。」

孝勇是個基督徒，在世界上人人高唱靜享天賜安眠的聖詩樂中離開這個世界，丟下他的妻兒和那來自異國血肉不能割捨八十多歲的母親。

說到傷心處，方智怡含著淚水輕步的走到孝勇遺像前燒柱香，幾乎泣不成聲的站立許久，心境稍許平靜了才回到座椅上喝口水，大家無言以慰，只好說：你就早點休息吧！還有許多事須要你親自去料理，「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夜深了，庭院裡寒風習習，冷雨淒淒。

牆外橋下磺溪的流水低吟著逝者先人的心願：「打倒軍閥、除國賊、國民革命成功。」（北伐時軍歌）。今年的一月十二日，曾是蔣經國總統的侍衛官們，心中既悲憤又感傷，在徵得方智怡的同意，集合了姜連興、張濟青、張世界、張嗣仁、郭偉業、申海榮、楊美忠、辛成源、楊健興、李衛國等多人，找出八年前為經國先生治喪時穿過的舊黑西裝，願為蔣孝勇護靈抬棺，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人，吃力的穩住氣，流著汗一步步的將孝勇抬進榮總的追思禮拜靈堂，而後送到火化場。

大家都有一個信念，兩代蔣總統治台四十年的歷史，不會隨人而逝，現在雖人亡政息，但相信秉春秋之筆的史家是永在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忠、奸、功、過是他們的筆所寫下來，留給後人的。

戲言戲

李能宏著

定價新台幣陸佰元

聖文書局代售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

您看戲嗎？您唱戲嗎？您教戲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部「戲典」您不可不看。

第一部戲曲鉅著，六百七十頁，名貴照片百張，內容精彩。定價六百元，值得您細品珍藏，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

六大內容：

戲劇評析：大陸各劇團（京劇、越劇、河北梆子、豫劇、崑曲）以及台灣伶、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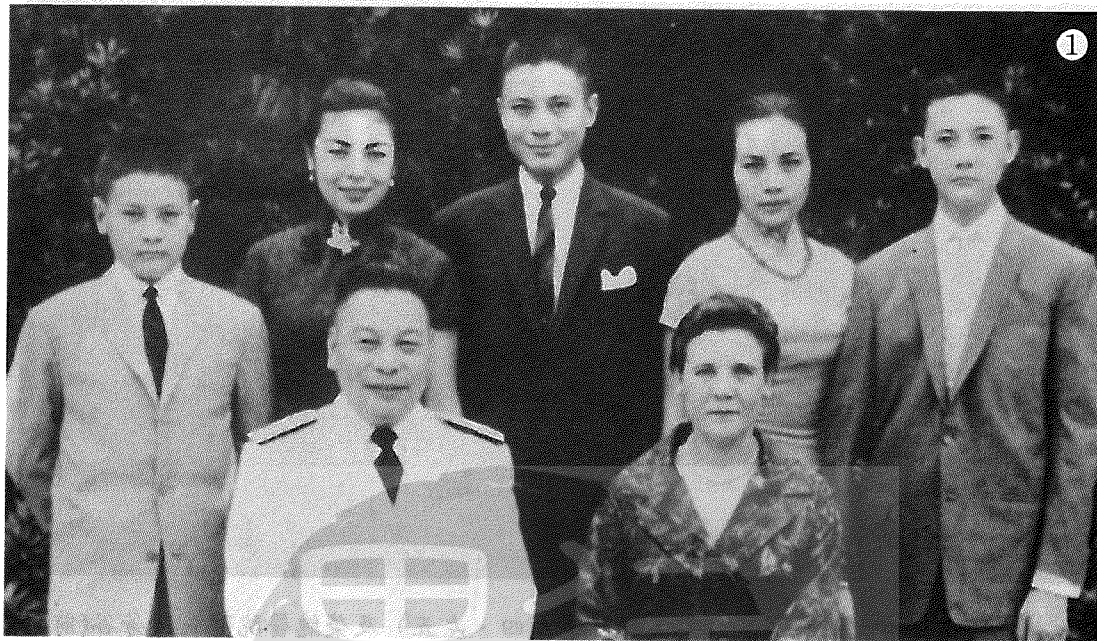
幾則懷念：懷念蕭長華、金少山、楊榮環、厲慧良、關肅霜等名伶，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有細膩的描述。

名伶軼事：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學藝經歷、生活瑣聞、篇篇精彩，生動有趣。

幾則憶往：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正風劇團憶往、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顧正秋劇團，使您回味無窮。

菊壇報導：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選賽實況報導及得獎名單。

介紹名伶：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金獎、大競賽得獎名單，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便於查閱參考。



池蘭森「追憶蔣孝勇」插圖（文見 112 頁）

① 蔣孝勇（左）早年與家人合影，前坐左父親蔣經國，右母親蔣方良。

② 作者池蘭森（左）與蔣孝勇（右）晤談時留影。





①作者池蘭森（前左三）與蔣孝勇夫婦（前左四、左五）及榮總醫院院長彭芳谷（前左六）等人合影。

②蔣孝勇（前左）童年時與父母及兄姐合影。





① 蔣孝勇（右）童年時父親蔣經國（左）督導他研習功課的神情。

② 蔣孝勇（右）偕夫人（右三）攜兩子在張大千（左）畫室內學習繪畫。

